

笔画柔情

◎李柏林

字是另一个自己,我一直这样认为。如今,写字的人越来越少了。能有谁值得你去一笔一画温柔地写呢?于是,字仿佛成了我们的一颗心,只是很少交付于他人。

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手机,大家都流行交笔友,第一句多是“展信见”或者“见字如面”。实际上,茫茫人海,或许一辈子都不会相见,但却是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那书信,把原本两个不相识的人拉得很近。

那时喜欢一个人,就是远远地看着,也许并不认识,只是知道他的名字,就那样傻傻喜欢了。上语文课的时候,就在课本上翻呀翻,把带有他名字的字一个个圈出来,便觉得很美好。晚上睡觉的时候,躲在被窝里写日记,把他的名字写在纸上,然后锁上日记本,藏在枕头下,像藏起一颗酸涩的糖果。

不需要知道他喜不喜欢,不需要知道他愿不愿意,也不去苛求付出,更不去计较回报。那爱,好似一朵孤芳自赏的花,自开自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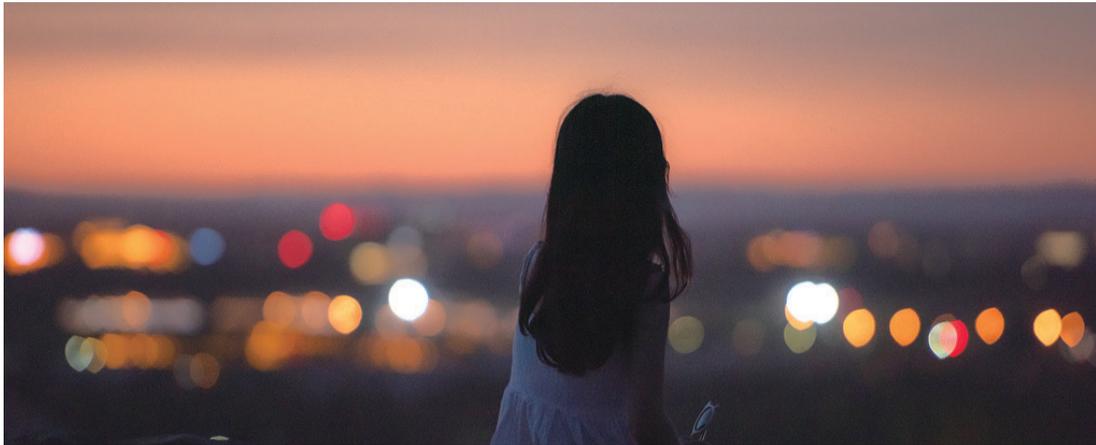
年少时,我是属于那种字还不错的女生,心里藏了喜欢的人,也不敢写情书,于是就帮他抄歌词。先在草稿纸上一笔一画写下底稿,计算好格子与格子之间的距离,再认真地誊写上去,旁边配什么样的插图,都要细细衡量。

在他的眼中,我的字写得像那折腰舞,没有一点霸气。软绵绵,是他对我的字发出的评价,那些字好像一朵朵棉花一样,即使打上一拳都不会有痕迹,仿佛能包容他所有的无视,以及青春淡淡的忧伤。

那字柔而软,笔调慢而旋,害怕哪一笔横得太直,就像利剑一样会伤着他,于是每一笔都有回返。他不懂,我握紧的笔,写满一页纸,到底有多少个回笔,又有多少个顿笔。

后来,觉得喜欢一个人太累了,便不再写了,那些爱意也不再明言道出,只得作罢。有一次,他看我书上的笔记,惊讶地说,这是你的字吗?怎么像男孩子的字呀,好决绝的感觉啊。是呀,不爱了,便决绝。他不知道,我写字一向横撇竖直,可是那一次次回笔顿笔,我每一次写得手心都攥满了汗水,内心也藏满了情。可是他一点都不懂,认为我只是能写一手好字的姑娘,却不是能走进他心里的姑娘。

纸间有柔情,可这柔情,又岂是人人都懂?当一切都散去,恐怕只有那书信还压在箱底吧。经过岁月的洗涤,不知道那段感情又压在了谁的心底,却模糊在了岁月的洪流中?



夜来香

◎舒曼

“啪!”窗外的夜来香被风刮落,花盆掉落在水泥地发出清脆响声。流苏推开门拔脚就赶过去,心疼的倒不是那只摔碎的盆,而是她心爱的花。

在被花花草草簇拥围绕的楼下绿化带内,流苏意外地看到,不知何时来的芷青俯身屈膝半蹲,用手将破碎花盆的瓷片一一捡拾到一只红色塑料袋内,再小心翼翼地用另一只白色塑料袋将枝叶狼藉的夜来香装进去,同时细心剔除着断枝残叶……

流苏是个和前夫离婚一年多的女人。比她小两岁的芷青呢,还是未婚。

女人为什么要结婚?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流苏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。流苏不是哲学家,更不是思想家,她就是一个相貌姣好的娇俏小女子,可是,那段时间,流苏真的很迷茫,哦,迷惘。

前夫许然婚后暴露出种种让流苏难以接受甚至厌恶的一面。爱,真的不是一下子杀死的,而是一步步钝刀子割肉一般慢慢杀死的。流苏觉得悲哀。

芷青和流苏回到屋内,找出一只备用花盆将夜来香重新装盆整理好。那株枝叶碧绿的夜来香,仿佛一个痊愈的病人,又恢复了精气神。

“不干不浇,浇必浇透。”芷青

一边用喷壶给夜来香浇水,一边学着流苏的口吻一本正经地说道。

许然对她侍花弄草一点兴趣也没有,甚至还常常将花盆当作他的大号烟灰缸,随手就将未熄的烟蒂揷在土里。对此无法接受的流苏和许然说了多少遍,可他不改……

许然倒不是有多坏,而是婚后才发现她和他两个人,很多想法和做法都不在一个频道上。

喜欢吃榴莲的流苏那天下班买了一个带回家,犒劳加班加点烦透了的自己;可不承想许然看到后,却一脸心疼:一个榴莲花费近两百元,你可曾想过房贷要还?水电费要交?“我用的是自个儿挣的钱,也只是偶尔买一个,为什么这样说我?”流苏委屈加郁闷。

这些不快之事日积月累,两人的婚姻慢慢变得无趣而令人厌烦,直至崩溃。

“你离没离过婚,我从来不在意。因为,我在意的是你这个人本身,美丽容颜与真诚善良。”

芷青,是流苏被闺蜜强拽过去参加一场大型相亲活动时相遇的。

那天,现场还发生了意外:一名女士突然晕倒在地,人事不省。众人手足无措之时,学过心肺复苏术的流苏果断站出来一番操作,女子终于慢慢苏醒过来。后来,发现那女子没人陪伴,流苏又搀扶她一起上了救护车……

从那一天起,流苏的身影,在芷青心中深深扎下根。他展开了爱情攻势,两人因为观念、爱好的相似,

慢慢走到了一起。

“儿子呵,你喜欢流苏这个女子,我和你爸不反对。可是,我们打听到她和前夫离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她有不孕症!你能接受吗?同时,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和你爸的感受?”芷青母亲向儿子郑重提出了质疑。

“妈,我爱流苏,就能接受她所有的一切。关于孩子,现在辅助生殖技术一直在发展,我们先看看医院有什么解决的办法,实在不行,还可以领养一个。”

平时接触,听话听音,流苏也觉察得出芷青父母的想法。确实,前夫许然之所以同意放手和她离婚,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婆家常常嫌弃她是“不会生蛋的母鸡”,许然的屈从和妥协更是让流苏万箭穿心。

而芷青没有回避这个问题,坦诚地和她交流了想法,并且为她挡住了自己父母那边可能令她难堪的直接发问。

窗台上那盆流苏最喜欢的夜来香,开出许许多多倾吐芬芳的花朵;流苏和芷青的爱情,也即将修成正果。但天不遂人愿,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,犹如晴天霹雳重重将流苏砸晕:两名孩子在江畔嬉戏时坠落水中,芷青把他们救起后,体力不支,没能上岸。几天后,芷青的遗体被搜救人员找到。

为芷青办完葬礼,流苏站在窗前,看着那盆芷青为她修复的、她无比心爱的夜来香,她觉得,芷青依然在远方等着她,并没有离开。

眼里的沙

◎沈萍

地回家,在门口,恰巧遇到鹑头秃脑、失魂落魄的王彭。她心灰意懒地望了他一眼,他垂头丧气地瞅瞅她,各自心里翻江倒海。

他先忏悔坦白,她哭了,也说出了自己的秘密。

他极震惊、极苦痛,重重地撞开门,把自己关了进去,等到终于出来,脸上有用过巴掌的痕迹。显然,那时那刻,他最恨的是自己,是自己的短暂堕落,给她的行为铺出了一条荒诞的路。

他还是选择了原谅,她受“凉”若惊,从此待他更好,伤痕无从追记,绿水青山依旧带着笑颜。

可惜这种表面上的平稳终究还是被日后的风雨撕开了。

对于王彭来说,那是一道被遮盖布覆盖的伤疤,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揭走这块布而让伤疤裸露。他的原谅随风而逝,慢慢地变得有所谓了,有意无意地在精神上折磨她。偶尔冷静下来,他也悔,但没几天又重蹈覆辙,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。

她无数次提出分手,都被他否决,一是因为他对她的感情从来没有变过,另一方面他以为自己很高尚,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。

婚姻生活黯淡无光,就这样不死不活地苟延残喘着。